

傳記文學叢刊

沈雲龍著

徐世昌評傳

敬鐔署端



徐世昌評傳

沈雲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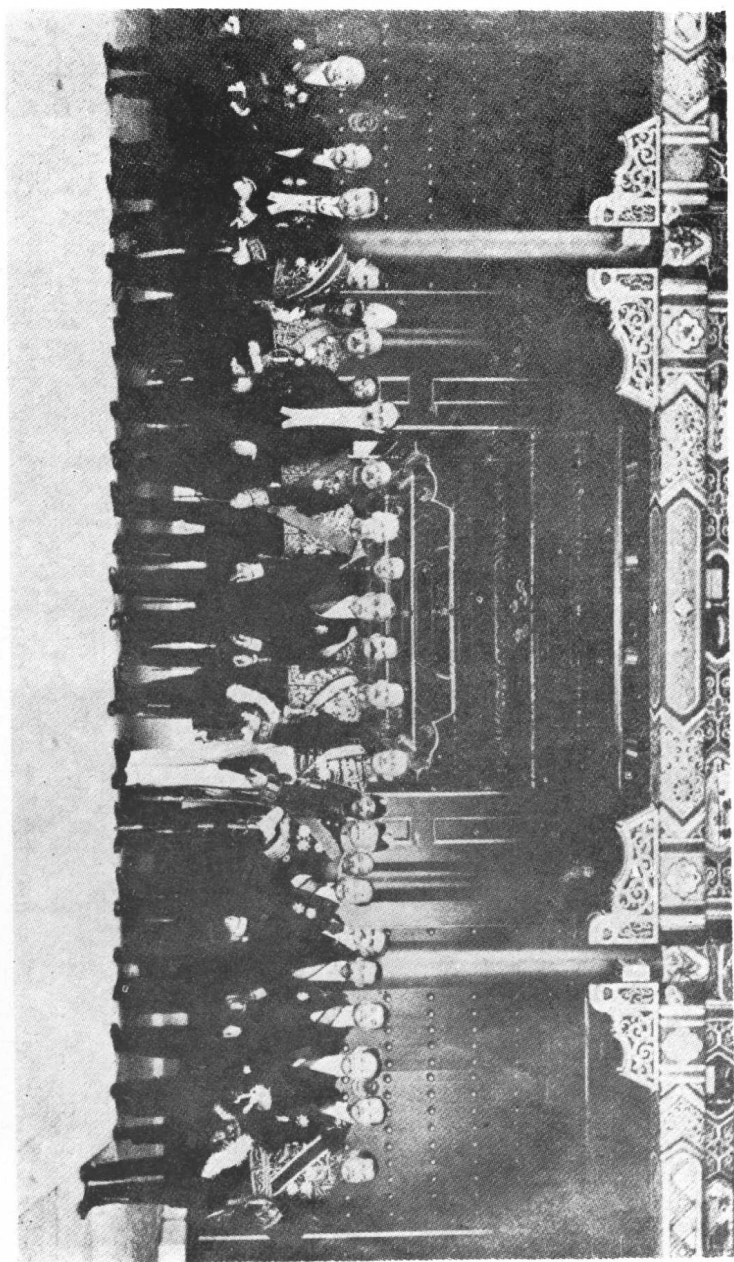
傳記文學叢刊之二十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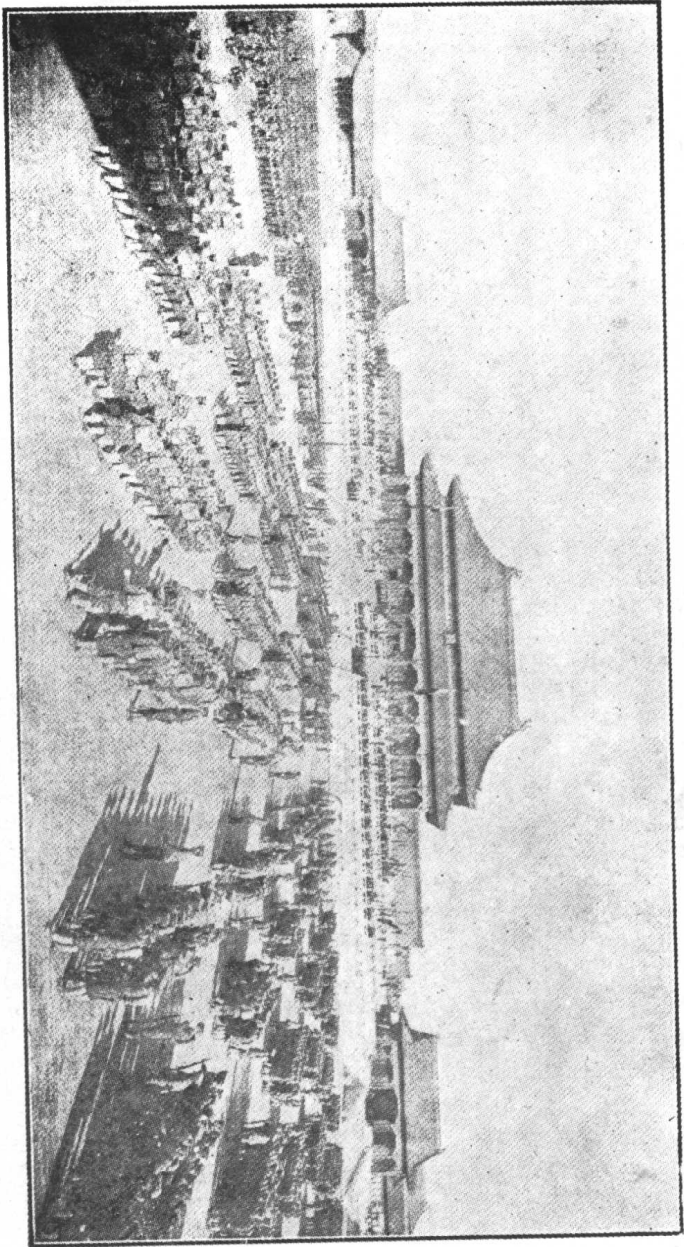
徐世昌任清軍機大臣時攝影



徐世昌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攝影



徐世昌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接見外國使節攝影



徐世昌任中華民國總統時閱兵大典攝影

徐世昌致言敦源（仲達）函原蹟之一

北江第二困泣拙詩二帑請
先擲下無事能過我一技
石翦鐙孤坐殿岑寂也
仲无左右 弟制昌有

徐世昌致言敦源（仲遠）函原蹟之二

遠 公左右 讀

兩示知

執事賢勞猶復

眷念鄙人深感，擬談道

涂年請即西行也 秋風

1911/11/14/06

蕭瑟旅客傷懷況此時

手書不盡言敬候

道履不宣

世昌再拜
家弟回候

鵬公屬道念

水竹邨人題跋「袁徐兩公零簡」原跋

古人書札流傳者多致其
信不暇有之福史傳何未
備仲遠書之善當編續以
取珠玉公及年等字在
札字裝一冊亦為類也

仲遠年少才名勳者不
 其及與世之功回福幾福
 今之來公志也其又及
 不我言卷時以文如相切
 廟不低少其我言其生之

君子海云以司生臥一樓校
詩選類其法歸瘦雅好
舞苗年整千教於中嘉
純夜話時如甲子秋七月

水竹中人



梁序

評傳在人物志爲近體，因無固定之義例可循，故其創製之徑路遂寬。吾友沈耘農先生，史學通才，博聞彊識，尤熟清末民初掌故。既主編近代史史料叢刊千數百種，復著現代政治人物述評、黎元洪評傳、康有爲評傳，皆以傳記體與紀事本末體，參錯纂述，爲世人所欣賞。其黃膺白年譜、尹仲容年譜，與段祺瑞之一生，雖不以評傳命名，而其風格與趣味，則猶「後野史亭」之體魄也。今歲六月，以所著徐世昌評傳將付印行，徵序於予，自言是書結撰，乃傳記體爲主，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爲輔之綜合性試作。欲使徐氏一生品格、事功、學術、言論，及其所受之歌頌或謗毀，悉得與其時代思潮之背景，呼應並出，以存江山人物之真。予審讀長卷，至再而三，深佩其鉤元纂要之精勤，益服其組織剪裁之功力。蓋博徵不易，約取尤艱，而史家褒貶之嚴，有時亦使風人敦厚者之難於下筆也。篇中徵引，多錄公報或原件全文，遂有以鈔書爲病者。然著書不如鈔書，顧亭林祖訓已然。亭林之肇域志與日知錄，皆傳世不朽之作，而皆得力於鈔書。（梁啓超、錢穆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）則鈔書何害？且鈔書正非易事，一代章制之因革，與人物之出沒，皆必有其起伏之迹象，與因果之乘除；惟先有時代全盤之眞知，始能爲鈔引取舍之選擇。讀者由此可抉傳主事功於隱微，可驗撰主審定之學詣。評傳推陳出新之本領在此，後學啓迪之受用亦在此，安可以鈔書而遂貶

之。

評傳量值之輕重，與傳主之歷史地位，至有關連。東海生當一代鼎革之交，位躋一國元首之崇，家本清寒，少亦孤露，廿七歲爲舉人，卅一歲成進士，卅四歲入翰林，經十七年七次之遷擢，遂爲東三省總督。清亡之後，三年爲民國國務卿，更四年爲民國大總統。又四年辭位下野，得壽八十五齡而終。綜其一生，名位年壽，皆無缺憾。而當世代震盪之際，憂患煎逼之餘，其一身行藏之所關，斯政海波瀾之所伏。論清末民初之歷史，既不能缺此公；舉北洋人物之僉載，亦不能缺此傳。是故作此傳於此公，可謂得人；以此公入此傳，足補國史，此本書之所由必傳也。然東海一生經歷，或位尊而無權，或事叢而任短，故其在位之政治建樹，轉不如其在野學術貢獻之較有可記。畿輔先哲傳與顏元李塏師承記之撰述，固猶成書於公餘，而晚晴簃詩匯與清儒學案之兩大鉅製，則皆其息影津沽以後之產品，爲今日研討清代詩乘與學術史惟一之津梁。晚晴簃詩匯，採朱竹垞明詩綜之章法，因詩存人，因人存詩，網羅九朝詩家六千一百五十九人，得詩二萬七千四百二十首。使窮壤寒士之苦吟，得與宸翰御題以及達官聞人之高詠，共分名山之一席，最饒意義。清儒學案，以黃梨洲明儒學案、全謝山宋元學案爲藍本，而發凡起例，則各有增削，所定正附案、諸儒案，共得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，擷精華而不失原義，辨源流而不雜私臆，委非尋常著作可比。昔梁任公亦嘗有志於清儒學案，顧未及秉筆而歿，東海雖克完此業，而作序之年（戊寅），卽易簣之歲。迨全書翌年己卯行世，其本人已不及見，人生述作，殆各有因緣也歟！

東海廣頷疏髯，霽容炯目，每於秋陽將夕，青鞵布襪，簡從緩步南海懷仁堂與春藕齋間。予民

國八、九年，供職公府外交委員會時，常遇之於道左，沖和之氣，引人敬重。道藏經全部印行後，復議影印四庫全書，事雖未成，巴黎大學已因其羽翼文化，有功世宙，特贈文學博士以榮之。在位時美國威爾遜適以大學校長入主白宮，太平洋隔岸兩大共和國，皆以文人爲總統，而皆不得行其志而去。是亦當時國際學術界之所可紀者。予海外羈栖，所見多陋，吉光片羽，聊附篇末。惟耘農先生有以教之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八十五叟古閩梁敬鐔序於紐約

自序

我和劉紹唐兄由認識而訂交，是在民國四十年拜讀他的大著「紅色中國的叛徒」以後，他的文采、才華、機智和反共決心，使我十分敬佩！五十一年六月，他獨力創辦並主編「傳記文學」月刊，邀我撰稿，因彼此志趣相同，遂欣然允諾。但以本身寫作忙碌，最初不是每期都寫，而是偶一爲之，自五十六年一月起，始按期交稿。嗣紹唐兄囑我寫一長篇連載，幾經考慮，決定從五十七年六月開始寫「徐世昌評傳」，按月刊載，到六十三年十二月方全部刊完，中間除六十年夏天及六十二年冬兩度赴美國、日本出席會議及考察，曾停寫數期外，一共寫了七十篇，費時六年餘，約逾七十萬字，是出乎我預想之外的。

徐氏生於清咸豐五年乙卯，歿於民國二十八年己卯，享壽八十五歲（一八五五——一九三九）。論其生平，於清末民初政治上的消長得失，關係至巨，爲治現代史者所不可忽視的人物，我之所以爲他作傳，即基於下列觀點：

第一：徐氏爲光緒十二年丙戌（一八八六）進士，以朝考一等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然無籍籍之名。當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戰敗後，袁世凱已自朝鮮調回，兩人俱不甚得志，但私交素篤，氣味相投，乃偕同參加康有爲、梁啓超所創設之強學會，冀託附維新派以求出路；迨袁奉旨督練新建陸

軍於距天津七十里之小站，即畀徐氏以參謀營務處，自是相與朋比，關係極密。及戊戌（一八九八）變法，康、梁欲引袁以爲助，結果反爲袁所出賣，世但知戊戌之敗，敗於袁之告密，而不知徐氏乃隱身幕後之主謀。蓋徐氏權衡利害得失，與其左袒光緒帝而成否未可知，毋寧附慈禧太后而獵取功名富貴，政治權勢重現實不重理想，乃爲袁決疑定策，使之甘冒背君賣友之大不韙，毅然下此必勝之賭注，是徐氏之巧於投機，不擇手段，固近代官僚之典型；而影響於有清一朝之興衰存亡，尤爲重大關鍵。

第二：袁世凱自戊戌告密，即簡在后心，不次拔擢，由侍郎銜直隸臬司，而巡撫山東，旋經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拳亂，乃繼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，達六年之久，始內調外務部尙書、軍機大臣，徐氏亦倚袁及慶親王奕劻之力，扶搖直上，自國子監司業，改商部左丞，旋署兵部左侍郎，由是進而爲軍機大臣，督辦政務大臣，練兵大臣；迨奉考察各國政治之命，遇刺未行，乃改任巡警、民政部尙書，並外放東三省首任總督、兼理奉、吉、黑將軍事務。及至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先後崩逝（一九〇八），宣統初元，攝政王載灃秉政，罷黜袁世凱，徐氏亦內調郵傳部尙書，歷充協辦大學士、弼德院顧問大臣、軍諮大臣等職。是徐氏雖黨於袁，而不受牽連，仍爲清廷倚畀，屹然無恙，其善於周旋王公親貴及反對者之間，運用其八面玲瓏之手腕，亦非尋常官僚所能及，寢假而蔚爲一種柔媚圓滑之政風，人人惟知保身家性命之一念，遂以促成清廷之速亡。

第三：當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鼎革之交，袁世凱得徐氏之力保而再起，陽示效忠清室，陰實執持兩端，爲篡竊神器的部署，徐之與袁，表面上政治立場，似稍有分野，實際上內呼外應，合謀以傾